

讀
禮
記
二



讀 禮 記

(二)

趙良霽 著

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讀

著者 趙良霽

禮

發行人 王雲五

冊 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記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讀禮記卷七

少儀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

人於卜筮必以其事命之。如曲禮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也。此獨不指其事，而以義與志爲兩詰之辭者，是其人隱秘不言，而欲默索諸鬼神，以定吉凶。大約出於志之不正爲多，故鄭以此爲太卜問來卜者之詞。徐氏謂求卜者自問其心之詞，皆先審慎其事，以決其當問與否也。集說乃謂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已既不爲人卜，又非求卜於人，而以旁觀作泛問也，何爲。

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

散綏之本繫於車，而僕執之以升。良綏則僕負之以授君，而君執之以升。其申之面拖諸臂者，鄭註所謂由左肩入，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荅上也。朱子以此爲僕在車下之時，方氏以此爲僕在車中之事，但玩其下以散綏升，則朱子於文義爲順。

不旁狎

狎之爲言，近也。習也。狎於賢者，能令人敬，正道也。而旁狎則不出於正，而出於岐。其人既不足敬，而妄相親暱之餘，遂益長其傲慢之氣，所謂燕僻廢其學者此矣。豈必如宋之華弱、樂轡以相優相謗而至弓梏

於朝始追悔其狎之失哉。

爲喪主則不手拜

鄭註手拜爲首至地。卽周禮空首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士昏禮婦見姑姑興拜贊醴婦婦興拜此其拜皆不坐。惟舅姑旣沒婦入三月奠采於廟則拜而扱地。鄭註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雖稍重於空首而亦手拜也。若爲喪主則不然。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稽顙者觸地無容隱之甚者也。婦人降其父母之重而移所天於其夫。雖遭喪卒哭之後要絰不除。下文葛絰麻帶服亦稱乎其拜而已。

會同主詡

禮器鄭註詡猶普也。遍也。疏謂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遍萬物竊欲取之以釋此經。蓋會以發禁同以命政征不庭則德施無梗矣。均所守則德意愈洋溢矣。所謂詡也。自列國爭盟會同之地嘖有煩言有能咨國家之故實述先王之訓辭以折服乎鄰封如國僑叔向之倫亦鄭註所謂敏而有勇者。然視王者之氣象相去遠矣。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此約儀禮鄉飲酒而推言其意也。按儀禮主人酬賓奠於薦西而賓更奠之於薦東。記曰凡奠者於左卽此客爵居左也。一人舉觶奠於薦西而賓仍奠之於其所。記曰將舉者於右卽此其飲居右也。介爵之居

舉觶爲無算爵始。皆非奠而不舉者也。禮於酢爵未明奠置之方。但介酢主人。不於阼階而於西階。及主人卒飲。而奠虛爵於西楹南。以賓席南向觀之。則亦右也。儀禮無僎。鄉飲酒義有僎。而無卒爵奠爵之事。故鄭註讀僎爲遵。遵者之禮。詳於鄉射。其獻酢皆在西階。與鄉飲之介略同。或以遵來觀禮。或有或無。而僎輔主人。則必有之。謂宜讀僎如字。然如禮記祇以東北定僎之位。而不以左右明僎之爵。何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幣必先獻於君。則受之者自左爲禮。辭必下及於人。則傳之者自右爲尊。且左者義也。右者仁也。幣自外來。裁之以義。辭由心出。本之以仁。贊之詔之。各有其方。亦欲輔君以仁義而已。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折俎爲殽饌之尊者。取之反之不坐。非特以俎有足而高。亦所以明敬也。燔爲從獻之物。禮亦如俎。而惟尸尊則皆不立。按少牢尸入既坐。祭牢肺牢幹黍稷魚腊。皆兩佐食爲之授受。及主人酹尸。賓長羞牢肝。尸取肝捩於俎鹽振祭臠之。加於菹豆。亦無興坐之文。迨至饋尸於堂。則興而取坐而祭。復興而反之。尸爲神象。亦有因大夫之尊而稍卑者。况賓客乎。則知折俎不坐。固禮之所必然。而云尸則坐者。特取其正祭時以反申之。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按王制司徒之簡於鄉學樂正之簡於國學雖未明著其時之久近大約皆以九年爲斷以此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計之則於鄉學歷四不變而適符其期以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計之則於國學歷兩不變而適符其期是不肖者於九年而可屏之不齒其賢者於九年而亦可責其有成矣蓋當八歲入家塾時詩書六藝既已肄業及之至十五入大學則由離經而進於敬業博習論學其精詳於義理者卽所以爲知類之基也由辨志而進於樂羣親師取友其陶鎔乎德性者卽所以爲強立之本也至於理無不通德能不反則出而應鄉大夫之賓興司馬之辨論其上者爲公卿之選次亦不失爲比閭族黨之師此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材去後世記誦詞章之學遠矣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道者先聖先師所遞傳之統緒學者入而修身出而治民莫不由之故於入學之始有司爲之承祭以顯示其所宗皮弁取其色之白也菜取物之潔也非先潔白其心無以爲敬卽無以遜順其居業而收斂其威儀道安在乎此自古聖賢教人入德之方莫不以敬爲本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服而曰雜非特六冕九章之大者以繫諸帶則有鞞紳以象其裳則有屨舄臨戎則有甲冑居喪則有衰麻以及車馬旌旄之屬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皆禮之粗而精者寓焉不於退息時學之則將見其物而不知其名聞其名而不知其義適然用之而服與心不相習容與服不相稱禮法森嚴之場不且手足無所

措乎。且服之附躬。直以閑性。孔子曰。衰絰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黼黻衰冕者。容不褻慢。誠講求其所以不樂不褻者何故。而能通於先王制作之原。其於禮也安矣。

禁於未發之謂豫

心之所發無端。待其既失而救之。則禁於此而潰於彼。不勝防也。古者禮以防德。於居處語默之間。先爲之制外養中。則本源清而情欲無自生矣。易曰。童牛之牯。豫也。知此者可以爲師。并可以爲君。

開而弗達則思

此孔子所謂舉一隅。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者也。蓋開其端而不竟其說。使學者或苦爲難。而教之誘於前者有緒。使學者或視爲易。而理之蘊於中者無窮。是以不思而不能。略思而不容已。迨其深思而既得之。則理與心融。固與耳食者迥殊矣。

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師之尊等於尸。天子事尸如事父。則事師亦以父道承之。武王之於呂尙。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故或尊之曰尙父。或尊之曰仲父。皆示以不敢臣之意也。古者延尸入室。居必主奧。師席亦然。故孔疏以爲師東面。弟子西面。天子入學。承師問道。固未有北面以詔之者。而鄭註據尙書之進丹書。以爲武王東面尙父西面。有異於孔疏者。豈以王庭之位。宜與太學殊歟。抑亦黃帝顓頊之道。不外敬勝一言。將終身奉以爲主。故特居己於賓位。并不敢以尋常師弟之禮待之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見必囿於一隅。思不周於萬類。非學也。學當深造之餘。必有引伸而觸長者。治與裘異工。弓與箕異器。但其理可通。遂使父兄之世業在彼。子弟之能事及此。故君子之於學。優而柔之。麤而飮之。及其事至。物來雖平生耳目所未習。無不舉措裕如者。孟子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

樂記

變成方謂之音

鄭註。方猶文章。蓋取下經聲成文之義也。顧彼第言成文謂音。而此以應而生變。變而成方。自聲及音。詳言之者。以彼所謂音者。樂也。而此則指人之詩歌言之。詩者樂之本。詩正則樂正。詩淫則樂亦淫。故人心既感於物。而形爲聲。則高下疾徐。必有自然之變。以盡其情。尤貴有當然之方。以立其節。否則喜怒哀樂。變態無窮。不嚴防於其始。及比音成樂。則流蕩不可爲矣。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降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註云。方者道也。先王原樂之所由生。而欲先返人心於道。蓋隱有禮寓其間矣。故下言慎其所以感人。必首禮以道其志。

亡國之音哀以思

亡國之音。不必求諸桑間濮上也。卽取三百篇之變者觀之。如兔爰之尙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哀莫甚焉。匪風之顧瞻周道。下泉之寤歎京師。思已極矣。其詩如此。則其樂必有志微噍殺。聞之而感然以悲。

者。當季札觀樂之時。檜已入鄭。而曹去社鬼謀亡之世。亦不遠矣。自檜無譏。蓋知其政煩民困。滅亡無日也。後人顧謂國之興衰。於樂無與。而欲奏玉樹伴侶之歌。以驗其心之哀樂。何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此承上文好惡無節而言之。先王知人之貴於物也。而懼其化於物。故探人性之中和。而制爲禮樂。以節其好惡。喪紀之無數也。安樂之多荒也。男女之有欲也。交際之易瀆也。而惟禮樂有以防之。防其過。固爲節。卽防其不及。而有所益。必有所損。亦謂之節。故節不獨著於禮之嚴。亦自存於樂之和。管子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得所節而人乃無失其爲人之道矣。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樂之和普乎外。而實根於性之仁。其優柔乎中。使人聆之而欲心忘。躁心釋焉。故曰靜也。禮之敬存於中。而實適乎事之義。其周旋裼襲。使人見之而威可畏。儀可象焉。故曰文也。惟中出而靜。則第率其性之自然者以發之。而無所留難。與乾之易知何異。惟外作而文。則第循其事之當然者以行之。而無所煩苦。與坤之簡能何殊。知其必易必簡。則凡禮樂之見用於朝野者。必反求諸吾心之仁義。又何有勝則流勝。則離之患耶。

節故祀天祭地

禮之所該無窮。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莫不爲之限節。而其高卑上下之有秩者。尤著於天地。故

舉聖人所制祭祀之禮以明之。意本不在報生成之功也。圓正方澤異其地。燔柴瘞埋異其儀。六變八變異其樂。一承祭而其禮已截然而不可踰。則凡天地間羣物有別可知矣。觀於此而知昊天成命之詩。小序以爲合祭天地者。非也。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敬由節而生。愛以和而篤。其性本於天地。而功成於禮樂。故夫精審於制作之間。相合而有助者。禮樂也。流行於化育之際。曲體而不遺者。鬼神也。聖人德位兼隆。本幽治明。以明贊幽。建中和之極。爲天地消其乖戾之氣。故民之生於其間者。稟鬼神之靈。知能不待於學慮。遊禮樂之化。性情復得所陶鎔。夫是以合敬同愛。而仁風洋溢海內也。

論倫無患

靈臺詩於論鼓鐘。箋謂論之言倫。則論倫一耳。然專言論則字可假借。並言倫則義有異同。且對下文中正觀之。尤宜一字一義。按毛於詩傳謂論思也。蓋謂樂之本於德者深足思。而宜加之論說也。鄭於此註謂倫類也。蓋謂樂之比於音者各有類。而無乖其等倫也。子夏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使樂終而不足論。必有淫溺害德之患矣。帝舜命夔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樂行而倫不清。則必有宮商迭陵之患矣。究之大樂同和。其患必不至此。故特舉論倫而爲之揭其本情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神曰率。鬼曰居。疏謂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非也。率者順而達之。陽之伸也。天之所以生物者也。居者萃而凝之。陰之屈也。地之所以成物者也。然生物爲天之和。而非以樂之鼓盪者敦之。則無以從天而宣其氣。成物爲地之宜。而非以禮之秩序者別之。則無以從地而析其形。此天地有資於禮樂。而聖人制作之所不容已也。

樂著太始禮居成物

此借易之乾坤以明天地禮樂相須之義。太始者氣之未形者也。未形則微妙難窺。而惟樂有以宣之。使之充塞而無間。成物者質之各具者也。各具則散殊無紀。而惟禮有以定之。使之得所而不遷。其不言知何也。知者乾之所爲也。乾知之而樂著之。始與俱始。无方无體之中。可挹其太和之神焉。其不言作何也。作者坤之所爲也。坤作之而禮居之。成必終成。一名一物之微。皆得其位置之序焉。下更以其動靜之對待流行者言之。而禮樂之爲功於天地。卽聖人之盡性以贊化育者。不外此矣。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舞之人有定。則位之綴亦有定。宜無遠近之殊。其有殊者。固於常數之外。特加恩賞以獎之者也。當舜之時。艱鮮之奏。雜以懋遷。民多奔走於衣食矣。故欲觀諸侯之德教。必以五穀爲徵。尤以民之勞逸爲斷。民勞則綴遠。舞與其治相稱也。按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疏謂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鞀節一唱之終。其事狹。同一賜樂。而所執以將命之器。

微有尊卑。則此亦微示優劣。以勉其益勤於民而已矣。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大章、堯樂。咸池、黃帝樂。大司樂教六舞。以黃帝爲先。而此乃次於堯下。按路史有云。堯制咸池之舞。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周禮六舞無堯樂。而註卽以大咸當之。然則黃帝之樂。歷顓頊、高辛至堯。始增修之以用享。而大章之所以章明俊德者。必合咸池而始爲大備也。董子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則堯用咸池。古今帝王之常法。亦何待取證於漢之禮樂志乎。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黨正祭蜡而飲。始則以禮。終則如狂。一日之澤。爲農民也。欲觀禮於飲食燕樂之間。必由士始。傳云。鄭伯享趙孟。趙孟欲壹獻。而賦瓠葉。則壹獻固士禮之至簡者。然卽儀禮鄉飲酒觀之。庠門迎賓以拜。始。陔夏送賓以拜。終。其間洗爵送爵。則拜。祭酒。啐酒。則拜。主獻賓酢。以至司正相旅。衆賓受酬。約計其拜。不啻百焉。非記所謂節文終遂者歟。不特此也。士冠而主人醴賓。以壹獻之禮。士昏而舅姑饗婦。以壹獻之禮。無不以拜明虔。豈若勞農者之意。主於飲乎。固不必監史之立其旁。而以醉伐德者鮮矣。

制之禮義

本性情。稽度數。樂之大端舉矣。及其發於聲音。猶恐其大過乎宮。細過乎羽。則君民事物之亂。當必有以節之。節之者。禮之中也。猶恐其窕者不咸。齷者不容。則清濁高下之乖。當必有以正之。正之者。義之宜也。

此不過樂中自具之倫序。聖人從心制之。則以爲禮義也。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曲之一終曰節。樂之更端曰奏。先王廣人所學。欲其自始作以至九成。按律循聲。優游饜飫。以博其趣也。節奏合以成文。而采則文之過其實者。本漢書顏師古註。故必從而省之。使適於華實之中。則不至以煩手淫心。惰其心耳。而德之稟於天者。愈敦於厚矣。此樂之爲教。所以游入於廣大之途。而歸之於粹精之域。故孔子曰。成於樂。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

上文言由順正以行其義。至德備矣。則可本吾心之順氣。著天地之正聲。而樂興焉。先從堂上言之。聲音者。謂工歌也。歌配以絃。則有琴瑟。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取其唱嘆有遺音也。旣歌以咏其聲。亦舞以動其容。朱干玉戚。武舞也。執籥秉翟。文舞也。文舞兼言旄者。以備樂師小舞也。明堂位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管以配舞。堂下之樂也。虞書言下管而終及簫。傳謂言簫見細器之備。故有瞽詩亦於旣備乃奏之下。而終舉簫管。以著其肅雝和鳴也。顧樂器末也。非有積於中。而徒求諸外。其能和天地而理萬物乎。故發者發其德也。文者文其德也。曰動曰飾曰從義。亦猶是。

百度得數而有常

度生於律。數生於度。和黃鍾管長九寸者度也。九九八十一分者數也。而氣行於子月。子當天地人未分。

之初其數爲一。漢律歷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由一而三之。三三而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律呂全五數備矣。推之所以齊七政。以授人時。立百物以利民用者。其數可紀。故其度有常。而莫不由黃鍾之一衍之。以至無窮。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

禮樂侑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天地無情。而以立本不變。至誠無僞者爲情。其命之於穆不已者。神明之德也。其氣之絪縕無間者。上下之神也。德藏於密。而微不可見。情之未發者也。精也。神妙乎物。而顯有可憑。情之已發者也。粗也。聖人依象天地之情。制爲禮樂。以達其德。而爲之著。始居成。以降興其神。而使之上行下濟。則精而形上之道。與粗而形下之器。皆凝合於聖人之心。故能以輔相天地者。統領羣倫。使凡有君臣父子者。知其爲生人之本。而不可變。達吾心之誠。而不容僞。禮以履之。樂以樂之。其勉爲仁敬孝慈。以曲赴乎其節焉。

治亂以相

上文言會守拊鼓堂上之樂。此言治亂以相。堂下之樂。拊與相自不得合而一之。而鄭顧謂相卽拊者。按周禮自大司樂以暨司干言樂器詳矣。無一及相。鄭註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馬氏通考謂相狀如鼗。韋表糠裏。是二者形制俱同。此鄭所以目爲一器也。又按爾雅和樂謂之節。疏云節者樂器謂相也。是一物而三名。意其用以倡樂者爲拊。而用以節樂者別名爲相歟。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塤箎

土鼓箠籥樂之始也。土者沖氣所出。籥者中聲所通。太音聲希。亦以表其淳德而已。未足宣天地之和也。中古聖人有作。因而增之。革則有鞀鼓。木則有空。煬。燒土爲堦。篴竹爲箠。樂器較多於舊矣。然而革之音主於一。木之音傷於直。堦之音囂而濁。箠之音清而悲。豈聖人心力不能極八音之華美哉。而祇取於質素者。於制器調律之內。寓反本復古之心。所以絕遠於淫溺煩驕之害德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始之總千而山立以待者。待周有二之諸侯也。此之復綴而久立以待者。待殷三千之諸侯也。武王牧野之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則所稱友邦冢君者。不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已。若薊在燕、祝在青、杞、陳、宋在豫。地皆近商。其敢背紂而先至乎。不至而古先帝王之裔。或在猷、畝。或守故封。何由悉知。而沛新恩以重錫之。且克商反政。將與天下偃武脩文。而所以教孝教弟教臣。又何由使遐邇之人。得以觀法。故凡諸侯之未前會於孟津者。今不能不待其至也。孔疏謂待以伐殷。則與始之備戒已久。病不得衆者。言重而意複矣。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鄭註。左爲東學。右爲西學。疏謂東序在東郊。虞庠在西郊。以東西別學之大小。則豈諸侯習射於大學。天子反習射於小學乎。說者謂左射卽下射。右射卽上射。般人尊右。此時猶用殷禮故也。然下文文明云。周道四達。安得擇士郊宮而獨從殷乎。按山陰陸氏謂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皆於一處並建。左爲東序。

右爲瞽宗。皆大學也。若然。則貍首之詩。所以爲諸侯射節者。不以歌於東學爲僭。騶虞之詩。所以爲天子射節者。亦不以歌於西學爲替矣。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曲謂紆迴不迫。直謂剛勁不撓。繁謂雜而成文。瘠謂簡而有要。廉乃皦如之義。肉爲圓美之神。皆樂之聲也。聲闋而止曰節。進而作曰奏。節奏總上文樂之終始言之。六者義相反而相成。蓋調劑以得其中。故其聲足樂而不流也。不如此。則不能感動人之善心。而以道從欲。以情決性。甚非先王所以立樂之意矣。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宋晉燕女溺志。齊音敖僻驕志。祭祀所弗用者。而師乙乃取其能斷與讓。豈其自作爲歌詩。有以惑人之志。而所識古帝王之遺聲。固足以成人勇義之德歟。按三百篇。商有頌而無風。齊有風而皆變。故商之被諸民俗者。不可攷。而齊自虞韶以外。古樂所存。無明證也。今但就二國之詩論之。商頌簡嚴。卽武湯之載旆秉鉞。高宗之伐楚哀荊。其勇斷可知矣。而季札於魯之歌齊。美其泱泱大風。宏大者不見小利。則雖自哀公衰變以後。而三代尙義之盛德。猶有未泯於人心者歟。在歌之者明以辨之。